

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1908 — 1958

約翰·巴戈特·格拉布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1908—1958

約翰·巴戈特·格拉布著

何 新 譯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Sir John Bagot Glubb
BRITAIN AND THE ARABS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59

根据英国霍德—斯道顿书店 1959 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1908—1958

[英] 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著

何 新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1.85 元

1963 年 7 月第一版 196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frac{1}{4}$ · 插页 5 · 字数 382,000

统一书号 3003 · 660

出版者的話

本书作者約翰·巴戈特·格拉布是英国的陸軍中將。早在1920年，格拉布就作为一个殖民軍官到了伊拉克，1926年在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政府中任行政督察官，1930年調至外約旦。自1939年至1956年，他任阿拉伯軍团总司令，成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在約旦的主要执行人，也是約旦当时真正的統治者。格拉布在阿拉伯国家的三十六年中，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压，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把他恨之入骨，称他为“暴君”。經過約旦人民坚决不断的斗争，約旦国王侯賽因终于被迫在1956年3月下令解除了格拉布的阿拉伯軍团总司令和約旦陸軍參謀长的职务。

格拉布的主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阿拉伯軍团的故事》(Story of the Arab Legion, 1948)，《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的一个士兵》(A Soldier with the Arabs, 1957)和《沙漠中的战争》(War in the Desert, 1960)。

本书主要記述1908—1958年期間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一些事件，表达作者对英国殖民者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作者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替英国殖民侵略政策辯护，并为英国政府繼續控制阿拉伯国家献策。他妄图說明英国不是貪婪的殖民主义，捏造种种荒謬論据来表明阿拉伯人不該仇恨英国殖民者，并一再提醒英国政府要注意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不能放棄这一地区。他还大肆誣蔑阿拉伯人民，歪曲阿拉伯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更主要的是，他挑撥阿拉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把攻击目标集中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赤裸裸地显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刻骨仇恨。此外，书中的大量事实，也反映

了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尖锐矛盾和斗争。

格拉布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老手，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阿拉伯人民的鲜血的刽子手。现在，我们把他的这本书全文翻译出版，是作为一种反面教材，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貌。

本书正文和地图中的地名均按原文译出，未作改动。

1963年5月

主啊，让我成为您的一个和平的工具。

在有憎恨的地方，让我播下爱情；

在有伤害的地方，让我播下宽恕。

亚西西的圣弗兰西斯

4/26

序 言

当有人問孔子，如果他負有治理一个国家的責任，他所要作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据說他回答道：“必也正名乎。”說实話，名字的重要性的确大于它們一眼看来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我們的性格是这样：名字和字眼可以在我們的心中形成概念——这些概念时常是錯誤的，但是在我們获得这些概念以后，我們就把它們当作我們建立自己的学說、热忱或者情緒这样一些脆弱的空中楼阁的基础。这些空中楼阁的基础既然是建筑在由于使用錯誤或者含糊字眼而产生的錯誤見解上面，所以当它們遭到考驗时，就会土崩瓦解。

“阿拉伯人”这个字眼就是这样一個例子。一直到公元七世紀，阿拉伯人是指阿拉伯半島地区的居民。在那个时候，伊拉克是波斯的一个行省，而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埃及都是希腊—羅馬的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北非和英国一样，曾經是西羅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西羅馬帝国在那时已經崩潰了。看来北非的基本居民就是我們今日所称的柏伯尔人，但是那里的沿海地区在以前曾經是腓尼基人、羅馬人和一个条頓族的汪达尔人的殖民地。

第七世紀下半期，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征服了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一直远到摩洛哥。和这些人口众多的行省內的居民人数相比，原来的阿拉伯人是很少的，大概实际上所发生的人口变化很小。但是所有这些地方的各族人全都采用了阿拉伯語文，它們中大多数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在五、六百年以前，当阿拉伯帝国崩潰、土耳其人兴起后，这些不同国家內的“阿拉伯主义”就衰微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再次出現。近年来，这些民族主义者宣称从波斯到摩洛哥的全部居民都属于一个单一的阿拉伯民族。从人

种学的观点來說，这样一种說法是不可能被人接受的。如果把这些人称为“說阿拉伯語的”，那还比較确切些，所以在本书中当我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时，我就使用这个詞。

但是从 1920 年以来，“阿拉伯人”、“阿拉伯联盟”、“阿拉伯統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經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詞，有时候被用来指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諸国（包括或不包括埃及），有时候也被用来指北非諸国。鉴于“阿拉伯人”这个名詞今天的一般用法，坚持使用“說阿拉伯語的”这个較准确的詞，反而会成为一种修辞癖。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就使用“阿拉伯諸国”这个名詞。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埃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其他的北非諸国对于地中海东端的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作用，即使在今日有任何作用的話，也是很小的。我对于北非諸国沒有亲身体驗，当我使用“阿拉伯人”这个詞的时候，我指的不是这些国家和苏丹的人。对于这些国家是否阿拉伯国家这个問題，是可以作很长的辯論的。我不准备开始这样一种討論，我只是解釋我在本书中所說到的不是它們。

必須承认，阿拉伯南部和波斯灣是阿拉伯的，可是我对于它們只略略提了一下。总的說来，在本书所談的五十年中，这些地区把大部分時間用来专心进行它們本身狹隘的活动。

在少数地方，在談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时，我用了“东方諸国”^①一詞。

从地理的观点看来，我曾使用“阿拉伯半島”这个說法来代表位于波斯灣和紅海之間、亚喀巴到巴士拉这一条綫以南的地区。在这条綫以北的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我把它們总称为肥沃新月地帶。

① Levantine, 指地中海东岸一带的国家。——譯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和阿拉伯人很少直接接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的近五十年间，英国在这个地区起主要作用。现在英国已经丧失了那种近乎独占的影响，已经变成在中东进行活动的列强之一，就像它在1914年以前那样。但是我选定1908年作为这本书中所述的时期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年中所发生的土耳其革命导致青年土耳其党的兴起，这一方面引起土耳其和德国的联盟，另一方面则引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加强。从此就发生了本书中所述的一系列事件。

从1908年到1958年这五十年间，看来似乎是构成了一个界限分明的历史阶段，有始有终，并且可以明确而单独地加以处理。从英国人的观点看，这五十年包括着英国赶出土耳其人的故事、英国一般被阿拉伯人普遍认为良师益友的时期，一直到不论好坏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后，放弃了或丧失了它的卓越地位而成为与阿拉伯地区有关的列强之一。

从阿拉伯人的观点来看，这五十年包括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经过这个运动的升沉起落，一直到这个地区的全部国家都有了独立的政府。

在这五十年中，我本人就有三十六年时间在这个地区——十年在伊拉克，二十六年在约旦。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并使我們更明智地制定未来的计划，否则，这种研究便成了一纸空论。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努力指出在我看来英国政策曾经在哪些地方发生错误。并且，我一向认为，承认我们的错误和对我們无意中伤害了的人们表示歉意，是保持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敌人和解的最可靠的方法，至少在私人生活中是如此。这种行动看来在外交史上是很罕见的，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就相信它是不明智的。虽然世界上一般人已经很明显地看出英国政府在中东的政策错误，但是英国政府对这些错误却保持比平日更大的沉默。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从本书所述的事实看来，我认为

英国在这段时期的政策的特征是摇摆不定和缺少清晰的远见或明确的目标，而政党政治有时又增加了混乱。必须承认，这些并不是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而是人民民主的缺点。但是英国的敌人却利用了英国官方的沉默，而主观地解释英国摇摆不定的政策。我认为他们所描绘出的图画是完全不真实的。根据他们的说法，英国在本书中所回顾的时期内的政策始终是绝对一致的，是以征服和分裂阿拉伯人、阻止他们联合或进步为宗旨的。政策的每次摇摆不定的变更，都被他们解释为一个计划周密的骗局，解释为一个在若干年前就预先准备好的蓄意出卖，我希望和相信本书的叙述会最终打消这些指责。

还可以简单地提一下这同一个问题的又一个方面。我一向非常肯定地认为，对英国的无稽指责之所以被人相信，是因为中东地方的人民都不知道英国到底需要什么。对于英国人来到这个地区有双重解释：第一，是因为英国希望以某种方式来“剥削”那里的国家；第二，是因为英国希望统治或者奴役那里的居民。“剥削”一词的确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头脑简单的人却太容易把这个词解释为如果英国或美国在阿拉伯地方要获得利润，它们只能靠剥夺阿拉伯人的财富才能作到这一点。当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那些石油公司开采了至今无人怀疑的富源，这对于阿拉伯人和公司本身都是有利的。

关于剥削只谈这些，但是我这里要谈的是要强调英国在 1914 年最初和阿拉伯人接触时，英国并没有想从这些国家获得利润的愿望或意图。英国那时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它有必要通过这个地区。我认为，通行权对于作为一个贸易国家的英国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但是不论在中东或在西方，对这一点却一向很少有充分的认识。

就仅仅为了统治而统治别的国家这样一种慾望来说，它更像一个妄想狂者的野心，而不像一个主要关心本国海外贸易的商人国家的野心。因为如果就保护海外贸易的各种不同方法而论，友谊

显然是比武力省錢得多的方法。不錯，有一两次当英国似乎得不到友誼的时候，它曾經錯誤地使用武力。但是这种方法向来是英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所以采用这些方法时都是半心半意的，結果也都失败了。但是这种小差錯，絕對談不到构成一种蓄意的統治政策。人們对英国的那两种指責——微妙的狡猾和統治的慾望——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彼此不相容的，因为用友誼来促进商业比用高压手段显然有效得多——或者，換句話說，一个种族硬要用暴力来統治另一个种族，在今天說来是得不偿失的，至少对于一个貿易国家是如此。

我要強調指出我不是为了支持任何特定政策或者为一个国家辯解而写这本书的。我是怀着一种沒有成見的心情开始研究英国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的，那时我也并不明确这种研究会引导我达到什么样的結論。实际上，这种研究把我引向了某些非常明确的結論，并且暴露出各个国家的許多明显的錯誤。

最后，我过去能够为英国和阿拉伯这样不同的民族服务，并且参預了双方的内部工作，就这一点來說，实在是我一生中特別幸运的事。很少有人能幸运地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服务，而且自己好像是那个国家的成員一样。我的有生之年的唯一雄心就是繼續同样地为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服务。如果我在本书中所写的任何东西可以促使他們彼此更好地了解，这将是更大的幸运。

約·巴·格拉布

于苏塞克斯郡，梅菲耳德，
圣登斯坦西林。

作者附言

对于阿拉伯名字的音譯，一向是一个难题。阿拉伯文的字母中，有許多和英文不同，而这些字母應該如何用英文表达，一向是个有爭論的問題。我在本书中并没有依照任何一种正规的音譯体系。我的唯一目标是把原字按照可使不懂阿拉伯文的英国讀者尽可能准确地发音这一方法写出来。

举一个例說，虽然較普通的写法是“Abdul Hamid”，我写的却是“Abdul Hameed”。但是前一种拼法，可能使人們把最后一个音节发成短音，如英文中的“kid”和“slid”那样。而“Hameed”却使人毫无怀疑地知道后面一个音节是长音。同样，虽然努里·赛义德这个名字的更普通的拼法是“Said”，我却写了“Saeed”。如果要求合理一致，我也許應該写“Ibn Saood”来强调后面是两个不同的音节，但是“Ibn Saud”这个名字已經成为标准拼法，受到官方和公众的普遍采用，所以要改动这个名字，看来是太狂妄了。

同样，根据使一般英国讀者容易了解这一原則，我也使用最为人們所熟悉的地名。所以虽然波斯的正式名字現今已經是伊朗，我还是用波斯。我希望这样一种作法不会引人不快。同样，我在某几处提到君士坦丁堡，有时又提到拜占庭，又在另几处提到伊斯坦布尔。所有这三个名字都是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用来指同一个城市的。

另一个困难是由于阿拉伯語本身的发音不同而引起的。举例說，阿拉伯字母“J”在埃及发硬音，就像英文中的“got”或者“go”中的“G”一样，而在大多数其他阿拉伯国家，“J”却发軟音，正像英文中的“J”一样。所以如果使发埃及音，埃及总统的名字就應該写作“Gemal Abdul Nasser”。我依照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所采用的发

音方法，写作“Jemal”。某些根据法国音譯体系的黎巴嫩和叙利亞的名字已為歐洲的公眾所熟知。在法語中，“ch”的發音像英文中的“sh”，例如香檳酒“champagne”就發作“shampagne”，而不像英文字“champim”或“church”中的“ch”。兩個黎巴嫩的領袖的名字屬於這一類：夏蒙(Shamoun)總統和謝哈布(Shehab)總統。他們名字的拼法根據法國音譯體系是“Chamoun”和“Chehab”，但是這兩個字都像英文字“ship”或“shilling”中“sh”的音，因此，我在寫他們的名字時，時常用“Sh”。

在我的音譯方法中，讀者很可能會發現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為這些錯誤，我謹預致歉意。

致 謝

我謹向为本书审阅原稿的阿列克·寇克布莱德爵士（圣迈克尔和圣乔治上級爵士，維多利亞勳章、英帝国勳章和軍功十字章获得者）和 C. J. 埃德蒙茲先生（圣迈克尔和圣乔治爵士，英帝国上級勳爵）致謝，他們兩位都曾鼎力相助，对原稿謬誤多所指正。

如后文所見，我曾比較广泛地利用我的朋友、已故的乔治·安托尼厄斯先生的大作《阿拉伯的觉醒》（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和尼維爾·巴博尔先生所著《多亏上帝》（Nevill Barbour, “Nisi Dominus”）两书中的材料。我还曾借重以下著作：納赫姆·索科洛夫先生的《犹太复国主义史》（Nahum Sokolow, “History of Zionism”），杰弗里·摩頓的《最适合的工作》（Geoffrey Morton, “Just the Job”），西蒙·維尔的《需要追究》（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魯特勒奇、基根和保尔公司出版），达夫·庫柏对劳埃德勳爵所著《克罗默以来之埃及》（Lord Lloyd, “Egypt Since Cromer”）一书的評論（載于《評論季刊》）以及范斯·派卡德先生的《隱藏的錫馬刺》（Vance Packard, “The Hidden Persuaders”）和中央亞細亞研究中心出版的《伊斯兰教和俄国》（Islam and Russia）。我在本书第二十八章起始时所引肯尼思·博耳丁的話也摘自派卡德先生的著作。本书第二章起始时所引斯特拉福特·德·雷德克里夫勳爵的話摘自埃利·凱多利先生所著《英国和中东》（Elie Kedourie, “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一书，为此，我很感激凱多利先生。

我在注解中所作其他一切引证，无不尽力注明出处。对于我曾引用过的著作的所有作者，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目 录

序言

作者附言

致謝

第一章	英国和阿拉伯走廊·····	1
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23
第三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	34
第四章	侯赛因和麦克馬洪·····	41
第五章	赛克斯—皮科协定·····	51
第六章	起义·····	61
第七章	1914—1918年間的伊拉克战争·····	75
第八章	两次世界大战間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85
第九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伊拉克·····	106
第十章	两度应許之地·····	116
第十一章	飄向礁石·····	129
第十二章	吉利亚德的乳香·····	148
第十三章	群众的代理人·····	164
第十四章	埃及的独立·····	181
第十五章	內志·····	193
第十六章	领导的責任·····	205
第十七章	希特勒轉向东方·····	222
第十八章	大馬士革再度陷落·····	239
第十九章	战争的余波·····	253
第二十章	大災禍·····	268
第二十一章	巴勒斯坦战争后的肥沃新月地带·····	284

第二十二章	运河·····	298
第二十三章	虺蛇的毒气·····	318
第二十四章	阿拉伯的悲劇·····	341
第二十五章	危机重重·····	353
第二十六章	主观願望·····	373
第二十七章	訴諸公断·····	386
第二十八章	群众的心灵·····	407
第二十九章	共产主义和阿拉伯人·····	419
第三十章	解决的道路——从观念到理想·····	438
尾声	·····	452
后記	·····	467

地 图 目 录

简单地图,用以說明从阿尔卑斯山直到中国的山脉和北非的	
撒哈拉沙漠把东方和西方之間的交通限于阿拉伯走廊·····	2
古代的阿拉伯走廊·····	4
在葡萄牙独占中东路綫时期(1500—1600年)英国企图找到	
通向东方的貿易路綫的示意图·····	9
今日阿拉伯走廊图·····	15
敌人在埃及基地的战略潜力示意图·····	17
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疆界图(700—750年)·····	22
謝里夫·侯賽因在1915年7月的信中所要求的阿拉伯国疆界图·····	47
賽克斯—皮科协定示意图·····	54
說明侯賽因—麥克馬洪信件的四張地图·····	56、57
阿拉伯起义(第一阶段)示意图·····	64
阿拉伯起义(第二阶段)示意图·····	68
阿拉伯起义(最后胜利阶段)示意图·····	71

英国试图保证通过阿拉伯走廊的交通示意图	79
(在1916年5月16日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时的情況)	
伊拉克战役图(1914—1917年)	81
法国委任統治时期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87
对赛克斯—皮科协定所划分的地区的最終处理图	94
皇家調查团的分治計劃图	138
分治調查团所提出的說明“乙”計劃的地图	143
分治調查团所提出的說明“丙”計劃的地图	144
1921—1948年的外約旦图	150
1920—1930年的內志	194
德国进軍中东(1940年11月—1941年7月)	224
哈巴尼亚附近作战形势图(1941年5月)	231
向巴格达进軍形势图(1941年5月28—30日)	233
1941年英国侵入叙利亚形势图	240
1941年6月大馬士革战役形势图	245
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方案	275
1949年3月战斗結束时犹太人地区和阿拉伯人地区形势图	281
西奈战役形势图(195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	326
以色列正在准备扩張嗎?	338—339之間
两次世界大战之間北阿拉伯各国形势图	前村
1958年9月时的北阿拉伯諸国	后村